

# 新质生产力的三重逻辑

张 开 高鹤鹏

**摘要:**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发挥核心作用的新型生产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其内涵可以结合生产力的性质变化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生产力发生量变和质变的过程,也是人创造性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现实能力的反映。政治经济学应该以“生产力-生产关系论”代替传统“生产关系论”作为研究对象,从而为科学理解“资本二重性”奠定基础。新质生产力必然与新质生产关系相结合形成“新质资本”,并在每一个细分领域和细分环节都扮演提高效率的角色。在实践逻辑上,要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加快培育、推动“新质资本”健康发展,以生产力进步为原则规范“新质资本”。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理论; 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 新质资本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4.04.009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要求<sup>①</sup>;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科技金融”放在“五篇大文章”之首<sup>②</sup>;2023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九大任务”之首,同时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sup>③</sup>;2024年1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sup>④</sup>;202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着重强调“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sup>⑤</sup>;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sup>⑥</sup>科技创新是我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是我国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具备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在数字经济、光伏领域实现换道超车,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为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但是,我国依然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以集成电路为例: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2023年集成电路进口数量达4796亿颗、金额达24591亿元,比2023年原油进口金额多858亿元,已经连续十年名列第一大进口商品<sup>⑦</sup>。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应对国际激烈产业竞争新环境,引领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是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答案。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理解新质生产力,正确认识和把握

**作者简介:** 张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hbuzhangkai@163.com);高鹤鹏(通讯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 ghp0625@163.com)。

-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第1版。
- ②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强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日,第1版。
- 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第1版。
- ④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 ⑤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二四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24年3月13日,第1版。
- ⑥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民日报》2024年3月6日,第1版。
- ⑦ 《2023年12月进口主要商品量值表(人民币值)》,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5637081/index.html>, 访问日期:2024年3月18日。

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充分发挥资本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积极作用。

当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讨论更多是从客观、物质、技术要素、制造业、实体经济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一方面,生产力不仅包含物的因素,也包含人的因素即主观因素;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不仅可以在生产环节存在,也可以在流通环节存在。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通过总结和梳理相关学术史和研究动态,展现思想上新质生产力的历史逻辑;通过分析生产力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新质资本”,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来展现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以平台经济为例理解“新质资本”,展现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逻辑。

## 一、新质生产力的历史逻辑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讨论。最著名的莫过于平心的生产力二重性理论与张闻天的生产关系二重性理论。平心认为,生产力既有物质技术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两者共同组成生产力的动力矛盾<sup>①</sup>。在这两种矛盾的基础上,平心提出生产力在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发展,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依赖生产关系,生产力可以自己增殖<sup>②</sup>。张闻天则提出了“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两种概念,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转化为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张闻天把这种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的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劳动分工协作关系称作“生产关系一般”,把那种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的“所有关系”称作“生产关系特殊”。“生产关系一般”是内容,“生产关系特殊”是前者的形式;张闻天把通常理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内含并体现为”生产关系内部二重性之间的矛盾<sup>③</sup>。之后,政治经济学界对两位学者的理论展开了长期讨论。孟捷、张雪琴认为,上述二位学者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探讨,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原创性贡献<sup>④</sup>。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生产力理论讨论中出现了大量“新质生产力”提法。1991年,薛永应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大思路》中提出生产力成长周期论,他将电器生产力设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起点,指出“社会生产力的成长表现为由它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因素)和结构基础(生产力因素组合方式)所决定的,‘质、量、空、时’四态统一的性能和水平的升级换代;依次继起和绵延不绝的升级换代,构成社会生产力的成长史”<sup>⑤</sup>,同时他把在某种社会形态的末期,生产力发生变革后的表现形式称为“新质的生产力”<sup>⑥</sup>。王克孝等人指出:“新质的生产力的出现就会导致原有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否定和变革,导致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形成和确立。”<sup>⑦</sup>丰子义认为:“正是新质生产力或新的生产力结构的出现,形成了新的发展平台,引发了生产力的跨越发展。”<sup>⑧</sup>陈璋等人发现,新质生产力的演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创造出全新的产品,二是使原有的产品以更大规模产出,但必须建立在已有产品总量增大的基础上,随后以“孕育—诞生—成长—成熟—蜕变”五阶段对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演变过程进行数量分析,得出新质生产力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生命力来源于不断创造的新产品及新质生产力能创造出新的需求等结论<sup>⑨</sup>。

① 《平心文集》第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10页。

② 《平心文集》第3卷,第514页。

③ 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

④ 孟捷、张雪琴:《从生产力两重性到生产关系两重性——平心和张闻天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贡献》,《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1期。

⑤ 薛永应:《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大思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6页。

⑥ 薛永应:《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大思路》,第97页。

⑦ 王克孝、彭燕韩、张在滋主编:《辩证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5页。

⑧ 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6页。

⑨ 陈璋等:《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宏观经济调控方法论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9—59页。

习近平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求之后,学术界针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历史演进及实践路径等展开了热烈讨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囊括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者<sup>①②</sup>,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sup>③</sup>、新要素和新产业<sup>④</sup>为主要驱动力,以科技创新为轴心,将要素系统革新的牵引力通过技术系统这一媒介,传导至产业系统,最终实现对传统生产力的重塑<sup>⑤</sup>,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sup>⑥⑦</sup>。在具体领域,新质生产力是以新兴产业为依托<sup>⑧</sup>,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sup>⑨</sup>,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生产力<sup>⑩</sup>。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应从体制机制改革<sup>⑪</sup>、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sup>⑫</sup>、将人口红利转换为人才红利<sup>⑬</sup>、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sup>⑭</sup>、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sup>⑮</sup>等方面入手。概言之,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是对特征、内涵及实现路径进行初步分析,而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凤毛麟角,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与此不同,本文接下来通过分析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尝试探寻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具体形式——“新质资本”,以求扩大新质生产力研究视野。

## 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生产力的变革伴随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就是“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sup>⑯</sup>,并且“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sup>⑰</sup>。由此可见,生产力水平将会直接决定社会发展的程度。

### (一)生产力的主观和客观因素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是贯穿整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基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开展的基本条件。如果人类通过物质生产活动获取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发生变化,则会牵动整个社会的变化。早在1846年马克思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就阐述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征,提出了“新的生产力”范畴,并论证了“生产力-生产

① 赵峰、季雷:《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期。

②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详解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8日,第4版。

③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

④ 胡莹、方太坤:《再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形成路径——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视角》,《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⑤ 蒋永穆、乔张媛:《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社会科学研究》2024年第1期。

⑥ 简新华、聂长飞:《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⑦ 李政、崔慧永:《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⑧ 潘建屯、陶泓伶:《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的三重维度》,《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

⑨ 余东华、马路萌:《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⑩ 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改革》2024年第2期。

⑪ 韩喜平、马丽娟:《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2期。

⑫ 翟青、曹守新:《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⑬ 张姣玉、徐政:《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审视、逻辑透析与实践路径》,《新疆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⑭ 胡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及路径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⑮ 周绍东、胡华杰:《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00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页。

方式-生产关系”原理<sup>①</sup>。他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sup>②</sup>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过程的解释为“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sup>③</sup>,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生产力。其中,劳动者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是主观因素、人的因素,而统称为生产资料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是客观因素、物的因素。这样一来,生产力的提高就包括人和物两个方面。

一是人的因素,包含分工与协作<sup>④</sup>。关于分工,马克思指出:“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并且每一种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获得最合适的因而是专门的形式,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sup>⑤</sup>分工带来的结果是熟能生巧、劳动节约,过去工人完整全面的劳动技艺被瓦解成简单的局部劳动操作;分工会带来生产力进步,也促使工人成为局部工人。关于协作,马克思谈道:“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sup>⑥</sup>协作带来的结果是产生一种集体力或结合劳动力,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家分文,却表现为资本内在固有的力量,表现为“资本力”而被资本所占有。二是物的因素,就是生产资料的集中。从生产资料或劳动条件来讲,随着资本雇佣劳动人数的增多,规模庞大的工人并入生产过程之后对生产资料的共同使用、交替使用、共同消费,都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sup>⑦</sup>。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sup>⑧</sup>;另一方面,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加,资本家需要预付的不变资本价值的绝对量会增加,但分摊或转移到更大产品量上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量会相对减少,“不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降低了,而随着这部分价值的量的减少,商品的总价值也降低了”<sup>⑨</sup>。生产资料的集中,带来劳动条件的节约,也会提高生产力。上述“人”(主观)和“物”(客观)两方面因素就是生产力理论最基本的表达。

## (二)生产力进步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商品生产社会中,生产力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体现,单个资本或企业不断使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表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sup>⑩</sup>。从内涵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主观和客观因素两方面组成,主观因素包括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客观因素包括生产条件。在这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与前文所指的生产力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严格对应。由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归属私人,而生产条件不同、等级不同,导致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也有所差别。与较好生产条件相结合的劳动会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① 刘刚:《工业发展阶段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④ 当前,部分论文在讨论马克思分工理论时,误将“division of labour”翻译成“劳动分工”,这种理解是错误的。“division”意为“分割、分配”,“labour”意为“劳动”,但是“工”就是“劳动”,因此“劳动分工”这一用法是对语义的重复翻译。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95—39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7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76—37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77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77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2页。

并且同样的时间内会形成较多价值,反之则会形成较少的价值<sup>①</sup>。一方面,从“劳动”的质的规定性看,私有制条件下等价交换中的“劳动”是形成价值的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即社会必要劳动,是价值的实体;这是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唯一可能形式。另一方面,从“劳动”的量的规定性看,同等条件下的等价交换中决定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个别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资本在生产价值或剩余价值时,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sup>②</sup>同时,“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同一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sup>③</sup>。

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有一个典型例子:福特公司在1903年成立时,工人全部是受过训练的手工艺人,在最终环节,车辆的装配是一项高技术工作,需要一些“全能机工”完成。到1908年,福特公司开始生产T型车,原有的“全能机工”仅负责有限的一些操作,并且T型车的零部件采用传送带运输,当它们经过固定工作站时,就由那里的工人完成简单的操作。到了1925年,福特公司T型车一天的产量和最初一年的产量相当<sup>④</sup>。资本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追求使用价值和个人享受,“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sup>⑤</sup>。因此,经济的逻辑就是生产力进步的逻辑,生产力进步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不断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体现,每一个资本都会拼命地使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其手段就是生产力进步。

### (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缺少生产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sup>⑥</sup>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个脚注里,特别引用了1847年《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著名文字:“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sup>⑦</sup>绝大部分学者把“生产关系”视作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丢掉了“生产力”,将生产力视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还有部分学者主张“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但他们忽视了资本获取利润的方法。资本对利润的渴望是以生产力进步为手段实现的,要想获得更多利润,就必须不断地推动生产力进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资本的解释多是站在“资本就是逐利的”这一条线索上,忽视了对资本逐利所采取的各种手段进行分析,造成了政治经济学“宏大叙事风格”。这种解释将具体劳动或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能够提高生产力的种种新技术、新方法、新分工、新协作等置之不理,相当于在马克思资本理论研究中,抛弃了马克思视为理解政治经济学枢纽的“劳动二重性”,进而出现逻辑链条紊乱的现象<sup>⑧</sup>。缺失了劳动二重性的逻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会变得不完整,

① 张开:《“两种市场价值理论”评析》,《经济学家》2013年第9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70—371页。

④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2—13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8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8页。

⑧ 张开:《今天我们为何要重读〈资本论〉》,《秘书工作》2022年第5期。

我们也就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二重性<sup>①</sup>。

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不能缺少对生产力的分析。单个资本通过推动自身生产力进步,使自己的生产力水平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以更廉价的方式生产同种商品,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这种以自身生产力进步来获取利润或超额利润的行为会逐渐扩散到整个社会,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平均水平。这会导致一个总体性后果:社会总资本平均有机构成提高,机器排挤、代替工人,长期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表现为一个趋向下降的总体趋势。马克思将之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sup>②</sup>物的因素(生产资料的集中)和人的因素(劳动的社会化)两个方面的结合过程日益具有社会性质,这就是生产的社会化或社会化大生产,就是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没有离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我们需要在二者的辩证统一、相互作用中来理解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来理解资本二重性。用“生产力-生产关系论”代替传统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论”,可以为我们今天更好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理论前提。新质生产力不会孤立存在,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新质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就是“新质资本”。

#### (四)“新质资本”的发展逻辑

马克思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sup>③</sup>,并且“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sup>④</sup>。生产力本身就是处在不断新质化运动过程中,这种生产力的运动,从根本上讲存在于劳动过程中。生产力本身就是一个改造自然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复杂系统,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的生产能力。

“新质资本”既包含新质生产力也包含新质生产关系,其发展逻辑是在市场竞争中,通过极大缩短某种产品的劳动时间,从而获得更大利润。与传统资本有所区别,科学一旦作用于生产,便会使“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sup>⑤</sup>,不断推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新质生产力的“新”和“质”集中体现在技术进步和要素升级,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引领,直接结果是整体生产力质的提升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马克思曾鲜明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sup>⑥</sup>,科技创新不仅作为单一要素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要作为渗透性要素融入生产力发展的各部分,使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之间结合方式发生变化,新的“分工-协作”会产生新的社会生产力,新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推进生产社会化发展,使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sup>⑦</sup>,“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sup>⑧</sup>。一般情况下,随着分工的不断扩大及深化,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会更加“精细化生产”,并会产生一些新产品、新部门,从而引发生产力的量变。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中,可以摆脱单一劳动者的生产局限性,从而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发挥劳动者种属能力,创造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sup>⑨</sup>。自工业革命以来,劳动过程一直在发生变革。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到机器工业阶段再到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阶段,最后是后福特制大规模弹性生产阶段,生产的

① 张开:《如何理解资本二重性——兼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9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1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9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7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82页。

组织管理模式不断发生变革<sup>①</sup>。大规模多样化的生产方式正逐渐进入我们的生活,“虚拟车间”“无人工厂”等重塑劳动过程,数字化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形式越来越趋向于协同化、网络化、生态化发展,资源配置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这些新型业态的出现,归根结底都是在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新”和“质”的提升对整个生产力系统进行重塑,最终实现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 三、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sup>②</sup>当前,我国正面临内部经济增速换挡、外部打压遏制上升的局面,只有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新质生产力可以在各行各业涌现,在每一个细分领域和细分环节新质生产力都会扮演提高经济效率的角色,有的是在生产过程,有的是在流通过程,甚至有些存在于消费过程。在当前数字经济纵深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炙手可热的例子可以为我们更好理解“新质资本”提供参考,那就是平台资本。平台资本就是在流通领域,通过缩短流通时间和减少流通过费用来提高生产效率为主要方式的“新质资本”。

#### (一)平台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

平台资本的出现并非偶然显现,而是资本伴随时代进步遵循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必然结果。平台之所以能够备受资本青睐,是因为平台在买方与卖方之间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平台资本是以先进网络技术为手段,通过打破时空限制、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从而协调与整合交易市场,属于数字时代的新型商业资本<sup>③</sup>。当前,学界暂未形成平台资本的统一分类方式,但结合马克思关于商业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的论述,以及平台在交易商品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商品平台、服务平台、货币平台与广告平台四类。具体来看,商品平台的获利方式是通过促进商品交易来收取其中的交易费;服务平台的获利方式是通过促进网约车与旅游服务等订单交易,收取相应的中介服务费;货币平台的获利方式是以便捷高效的支付方式促进交易达成,收取手续费;广告平台的获利方式是以平台规模为基础,通过“定制性”“精准性”的广告投放引导消费者购买商品,间接促进商品的流通。

平台资本流通效率的提高,可以间接性提高产业资本效率,综合来看就是社会总资本生产力的提高。资本既可以促进流通领域快速发展从而推动生产领域生产力不断进步,也会谋求垄断地位满足自己逐利本性,不断获取垄断利润,甚至利用在流通领域的垄断地位压榨生产领域,获取更多利润,其特性符合前文所述“新质资本”的逻辑,具有资本二重性。

#### (二)平台资本的二重性

与传统产业资本相比,平台资本主要表现在通过缩短流通时间和成本,使“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sup>④</sup>,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参与创造社会总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并按一定的比例获取利润。平台资本的二重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商品平台的二重性。商业平台的运营逻辑,是通过减少流通时间和费用来提高流通效率。以亚马逊为例,平台抓住了消费者追求高效、快速且个性化的需求,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障碍,并与移动支付终端合作,使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定制化”购物,极大缩短交易时间。

① 谢富胜:《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③ 谢富胜、江楠、吴越:《数字平台收入的来源与获取机制——基于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分析》,《经济学家》2022年第1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平台的正常运行,除了要有技术手段外,用户的数量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对于消费者来说,通常以“货比三家”的形式来进行购物,商品在该平台的价格越低,越容易达成这笔交易。但平台通过价格低廉吸引用户的方式并不长久,因此,商品平台在积累了一定用户数量之后,会利用垄断地位谋取利润。用户如果想继续享受低廉的价格和优质的服务就必须开通平台会员,而后用户便可继续享受价格优惠以及快速高效的物流配送业务,这些业务反过来为会员保有率提供保障。并且,供应商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会向平台支付一定的广告费,这就导致了用户在搜索商品时,一些有广告投入的商品会显示在前列。商品平台一方面在用户身上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又通过供应商的广告费获取利润。

二是服务平台的二重性。服务平台的运营逻辑,是通过整合社会上的房屋、汽车等闲置资源,来提高其使用效率并从中抽取一定的服务费。以打车软件滴滴为例,平台会利用移动端卫星定位确定用户位置,从而匹配距离相近的车辆,解决了打车难的问题,并且平台会通过云计算对车辆的行驶路径进行规划,用户可以通过平台追踪车辆运行动态,防止因绕路引起的价格纠纷。在初始运营阶段,由于平台用户数量较低,导致司机无法与消费者进行匹配。这时,滴滴采取发放“打车券”的形式来吸引消费者入驻,以赠送司机手机的形式吸引服务者入驻。但同样地,平台不可能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奠定了一定用户基础之后,滴滴开始在消费者所支付的车费中抽取一定量的服务费,组成平台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且,平台还通过开通外卖服务及其他交通业务,对其他商家抽取服务费,从而获得更多利润。要注意的是,服务平台一般没有自己的运营车辆及空闲房屋,只是利用社会闲置资源为用户提供匹配业务,提高流通效率。

三是货币平台的二重性。货币平台的运营逻辑,是通过提供一定的支付担保,解决交易过程中的信任问题、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从中收取一定的交易手续费。以支付宝为例,在网络发展初期,用户在平台进行网购时,支付是较为繁琐的流程,通常需要借助银行“令牌”等工具,直接进行银行间的转账业务。支付宝诞生后,买家只需要将钱转入平台虚拟账户中,并以此进行网络购物,当消费者完成购物过程并确认收货以后,平台会将买家支付资金转到卖家虚拟账户中,并且虚拟账户中的资金可以随时提取至银行账户中,但这个步骤需要缴纳一部分手续费。平台通过此类交易担保,极大促进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平台还会通过发布货币基金等方式使用户产生黏性,用户将闲置资金转入虚拟账户并购买指定的货币基金来获取一定的收益,这部分资金可以随用随取,门槛低至1元。此外,平台还推出了生活服务缴费、付款码和收款码等服务,平台同样会在这类服务中提取一定的手续费。而后,支付宝又推出了蚂蚁金服业务,用户可以使用平台虚拟账户中的资金用于购买理财、金融产品等,但这种趋于金融化的发展有可能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四是广告平台的二重性。广告平台的运营逻辑,是利用平台用户的使用数据,投放“定制化”的广告,从中收取一定的广告费。以国外社交平台Facebook为例,用户会在平台发布自己生活动态以满足自身社交分享需求,平台通过分析用户发布动态中的关键词及对其他用户的评论和点赞,掌握用户感兴趣的话题,并以点赞及评论的火爆程度为依据优先向他人展示。平台通过算法监视用户在网络上的一举一动,从而不定期地向用户推送广告,以此产生利润。

总体来讲,平台资本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属性,可以提高社会总资本的生产力;同时平台资本也会参与创造社会总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按比例获取一定利润。平台通过数字技术的分析掌控用户的使用习惯,尽可能使用户对平台产生依赖,获取更大利润,进而就有可能会出现垄断、杀熟等现象。因此,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有效遏制其消极作用,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 (三)以生产力进步原则引导“新质资本”健康发展

习近平高度重视平台资本垄断问题,多次强调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sup>①</sup>及“促进各

<sup>①</sup>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9日,第1版。

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sup>①</sup>。同时,习近平也强调资本问题研究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指出“要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sup>②</sup>。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类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是马克思“资本二重性内在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造性转化形式”。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资本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资本形态”;“资本”存在,其自身固有的“资本二重性内在矛盾”就不会消失。因此,要科学把握“资本二重性”,发挥好公有资本的主体作用,鼓励非公资本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sup>③</sup>。

在现实经济系统中,存在凭借构筑特殊生产条件或流通条件,“不劳而获型”“割韭菜类型”的资本。为促进“新质资本”健康发展,防止其成为“不劳而获的资本”,我们应该坚持生产力进步原则。一是防止过度金融化,掏空实体经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sup>④</sup>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二是防止资本以流通领域中的垄断来压榨生产领域,进行无序扩张。随着当今世界数字化进程不断深入,平台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对企业和国民经济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必须强化我国数字经济的反垄断,规范资本健康发展。总体来讲,“新质资本”应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安全、国家重大战略、优化生产力布局、科技自立自强、优化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人民需要而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必须助推社会生产力进步,聚焦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 四、结语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农耕文明到工业社会,从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到东西方文明大分流,人类文明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标志性事件发生进步。科学,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将生产力的发展又一次推向新高度。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未来社会应当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体现,是在新阶段对生产力运动规律的重要论断,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为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因此,要充分反思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离开生产力,要以“生产力-生产关系论”代替传统的“生产关系论”。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加快培育、推动“新质资本”健康发展。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人民日报》2021年8月18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第1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08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 The Triple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Zhang Kai Gao Hepeng

(Economics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P.R.China)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a novel type of productive force have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y are productive force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ir connotation can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changes in the nature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a commodity-producing society, productivity is expressed through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time, and individual capital or firms continually strive to reduce their individual labor time below the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time as a means of achieving greater profits. Therefore, the logic of the economy is the logic of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this logic is reflected by the continuous shortening of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time. Due to the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capital, each capital will attempt to shorten individual labor time by increasing its productivity level, thereby reducing individual value below social value. This allows each capital to obtain excess profit. The result of each capital's pursuit of excess profit is a general increase in the productivity level of society as a whole.

Through the stud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re are no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at exist independently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re are no productive forces that exist independently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o comprehend the o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it is essential to grasp the dialectical unity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This understanding will facilitate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duality of capital.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ith the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is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ll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curr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with the "productivity-production relations theory"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urthermor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o not exist in isolation but rather require corresponding new quality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m is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capital." New quality capital encompasses bo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new quality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logic of its development is to achieve greater profitability in market competition by greatly reducing the labor time required for a certain product. New quality capital plays a role in improving economic efficiency in each segment and sub-segment. Consequently, it is imperative to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dual attributes of "new quality capital" in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n this basis,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capital" should be accelerated, and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should be gui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rogress in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vity theo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capital

[责任编辑:王玲强]